

虽然春尽人闲冷暖和血腥暴力，惟杨金发紧守着他的街头生存法则：不要拉帮结派，不要“鸡婆”、管好嘴巴。

今年74岁的杨金发已经在吉隆坡流浪逾30年，如今是“晏谷银行”五脚基的“住客”。

他非常熟悉这片生活已久的区域，虽然他总是一人独行，从不和别人结伴，却清楚知道每条五脚基有多少流浪者，哪里有人设饭；哪对姐妹分别遭遇渣男丈夫，感到她们无人不报；谁被寻仇惨死街头……

一双眼睛看尽人间冷暖和血腥暴力，惟他紧守着自己的街头生存法则：不要拉帮结派，不要“鸡婆”，管好嘴巴。

“最好什么事情（只是）看就好，不要插手。”

“这边近来死了2个人了。”他绘声绘影地讲述行凶者是何人以及事发过程，然而面对警方询问时，一闻摇头三不知，只当自己是目击者，装聋作哑以明保身。

“只要不好惹，基本没什么事。不然为了赌博，就会去偷、去抢。”

他喜欢打麻将，曾经会去打麻将打发时间，偶尔翻阅一下报纸，日子便如此过去了，一晃眼已三十多年。

他回想自己从家乡迁庄来到首都时，大约40岁左右，一开始在茶室冲茶，后来觉得挣不到钱，便干脆放弃工作，在街上游荡。

“我爸去世得早，所以早早就分了家产，我就把我的房租给弟弟。我也不是很有钱，是过得去啦。”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天大地大，都是容身之處

既然并非身无分文，为何不租个房避风挡雨？

“哎呀，不用啦。这边不用租，到处都是（房间），”他指了指周围偌大的五脚基，“人家给我（住房）我都不娶，我现在很自由，那些（宗教组织）的规定很多。”

“单身一人，随便去哪里睡都可以。”

天大地大，都是他的容身之处。

他坦言只要身上有钱就会买酒喝，但是除了酒，他仿佛已经没有其余的物质需求。比如与我们交谈期间，来了好些深发食物的人，他也没上前排队去取。

“我这里刚拿了饭，都还没吃。”他指了指身边包装完好的饭，连杨幸娣送的他的晚餐，亦是几粒榴莲他才收下。

一阵风淡云清，无欲无求，惟忆起曾经二十多岁时喜欢的女孩，情绪方出现些微波动。

“她是安顺人，那时候我父亲不喜欢，希望能找回福州人，她是福建人。”

关于女孩的一切，他徐徐道来，包括他的家里姐妹儿人；分手之后，伊人结婚搬往何处……

如果当初跟那女孩结婚，他还会想要露宿街头吗？

“我们以结婚的话就住家里了，哪里还会出来睡街头？”

“我必须保持正能量的思维。”

“不过，我无奈道，如今找工作不易，应聘时会发现对方倾向于聘用更年轻的人，一向不替后，往往就无下文。”

“吉隆坡市中心怎么那么多流浪汉？”

这是在某社交媒体上看到游客提及频率很高的问题，因为在高楼林立，寸土是金的繁华地带，却处处可见苍苍褴褛、蓬头垢面的流浪者，一座城市的极端两面无遮无掩地暴露在外来游客的面前。

每每在街头碰到流浪者时，心里不免产生避之则吉的念头，凭借他们的外表脑补故事无数，不识其人却为其编撰人生。

在听完他们的故事后，也许你会发现人算不如天算，命运的翻云覆雨，让人人都可能成为流浪者。



与“吉隆坡市中心怎么那么多流浪汉？”一直是某社交媒体上看到游客提及频率很高的问题。

杨幸娣并非身无分文，只是没钱租房，单身一人，在哪里可以是家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從服務VIP到服務街友

尽管当时身在自顾不暇的困境中，可一且下了决心就雷厉风行地实践，只找钱该怎么养？

那是在她领到一些食物后，将多余的部分分派出去，自此每晚9时左右，她带着女儿开着小货车到街上，为露宿街头的街友派发食物。

“晚上9时以后，才可以看到真正露宿在街上的人。白天的话，有很多人可能是经济不宽裕，但有住处的。”

她曾看过一名乘坐名车的7旬老人，白天时就跟流浪者坐在一起，看见有人派送饭食，他也跟着去领，因此只有在夜晚方能辨别出谁才是真正有需要的人。

“我们在街上的时间长了，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。”

杨幸娣坦承部分流浪者确实符合一般人对此群体的刻板印象：吸毒者、更新人士、黑社会、赌党等“牛鬼蛇神”。

“不过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都犯过错，只是可能没有他们这么严重，以致于要坐牢，家人不原谅他。”

“于我而言，他们的错误可能比较严重，导致他们无家可归。”

当他们身处亲人如同陌路，四下无援的绝境，她的关怀让他们找到活下去的希望，成了他们的再生母亲，并且亲昵地称她为“妈咪”。

比如曾有一名流浪者，是知识分子且具备国外工作多年的经验，也挣了不少钱，然而由于吸毒感染HIV病毒，仿佛人生已来到尽头，他的世界日月无光，觉得活下去也没有意义。

她劝道：“妈咪，今天我的愿望是今晚睡好后，明天不再睁开眼睛。”

“我告诉他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，那天下会有一个人很伤心，他说他知道是谁，一定是我没有别人。”

于是，她一直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，要寻找自己的目标。

“全世界都说他们是烂泥，是懒狗，全世界看不起他们，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能这样活下去吗？”

“如果我那时候看不起自己，觉得自己很失败，失业、失婚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而放弃，那还有许多人比我更惨的。我跟他们说，若我没有放弃，你们也不允许放弃，有一天你们会找到人生的目标。”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有時候他們只需要一個機會

有一次，她带着食物到街上，随机分发给经过的流浪者，其中包括4名印裔流浪者，在他们吃饭的当儿还跟他们聊起来，劝勉他们不要再喝酒。

“有人经常进出监狱，拉开衣眼让我看他身上有18条鞭痕，可以说坏事做尽，也允许我拍摄照片让人们知道做事是要被鞭打的。”

“（为何又一次说明如故呢？）社会不要不给他们机会，社会就是我们嘛，我们不要不给他们机会。”

后来，她如常伸出援手帮助和鼓励他们，半年后的某个白天，她路经电梯间，一名戴着口罩的印裔男子朝她招手，喊着：“阿妈！阿妈！”

当她寻思对方是否认错人时，他拉下口罩说：“我找你很久了。”

原来他就是半年前曾接受她援助，有过一饭之恩的4名印裔流浪者之一，这半年来每晚上都来求助，却无功而返，于是改成白天来求助，还真让他碰上了。

“他跟我半年前在这里请我吃晚饭，当时他才出狱2日，给我看过老婆孩子的照片，但妻儿已经不知所踪，那时，他鼓励他站起来重新做人，他就开始找工作，重逢时他已经打好了准备，帮了我两个月。”

“他说他已改过，那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希望，只要改过自新，总有一天会回来同妻儿，让他们重新接纳他，他不要再重蹈覆辙。”

语毕，他立即蹲下扶住她的脚以示尊敬，并买了一份食物说：“阿妈，半年前你喂我吃饭，今天轮到我来喂你吃饭。”

“他真的喂我吃饭。”

若杨幸娣亲口述说自己故事，很难相信眼前这位憔悴的流浪者，会和那些流浪者一起排队领取救济的食物。

生活逐步回到正轨后，他偶尔会到牛肉面档消费，尽管管主早就不记得他了，亦不知他是什么故事里提及的主角。

我们永远不知道一次无意的滴水之恩，会不会变成惠及多人的一汪涌泉？会不会就此改变别人的一生？

而那家拒绝请她喝一杯水的档口，她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露宿街頭的原因……

相比起杨金发是自愿流浪，阿尔伯（Albert）、伊娜（Ina）和爱（Ann）流浪街头则是迫于无奈。

“我今年42岁？啊不，45岁？”阿尔伯细想思考，然后笑着说，“83年的，是42岁，有时候你是闭了眼睛，突然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已经42岁了。”

他的流浪生活始于疫情之前，露宿街头的日子或断或续视乎他有无工作，对他来说，这是没有选择的情况下，唯一可行的方案。

“我没有选择露宿街头，但突然之间，这个方案变得可行了。这就像是个好选项，如果你失业的话。”

“我的工作有时无，当我失去工作时，备选计划就是在这里。”

“灾”祸天降前夕那间废弃的店屋五脚基是他的Plan B，这次他足足在这里待了1年半，也是最长的一次。

阿尔伯的英语很好，在交流过程中，从他的遣词造句可看出他曾受过高等教育，对此他谦虚地表示：教育程度不算高（mediocre），只有一张对他帮助不大的证书。

他曾在潜水行业8年，是一名救援潜水员，本该成为潜水教练，然而由于身体缘故无法承受水下压力，不得不离开，后来开始打散工，当过保安，也做过园艺工作长达5年，最后园艺公司倒闭，他再次宣告失业。人生起起，然后落落落落，仿佛再也没有顺畅的时候。

“我必须保持正能量的思维。”

“不过，我无奈道，如今找工作不易，应聘时会发现对方倾向于聘用更年轻的人，一向不替后，往往就无下文。”

其实是雪隆一带的本地人，家人就居住在蒲种，问及为何不回家，他只是摇了摇头：“他们有自己的家人和生活，我不能介入，而且他们家里已经满员，不想麻烦他们。”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沒有固定住址，即便工作也會被開除

除了性命之虞，女性流浪者餐餐露宿亦可能遭到不怀好意的人欺侮、淘及应对方法时，安露深感神经：“我们一定要勇敢反抗啦！不然我们能做什么？”

许是考虑到安全问题，53岁的安和29岁的伊娜这对非亲非故的忘年交结伴同行，相偕而宿一年有余。

如同托尔斯泰所言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”，她们流浪的原因各有不同。

安是本地华裔与暹罗裔的混血儿，32岁开始漂泊无定。她原是吉打打罗交情人，曾经有过令人称羨的家庭，然而一场车祸让她的美满家庭瞬间破碎。父母、丈夫当场死亡，她和孩子逃过死劫，尔后她在餐厅打工一干拉拔大儿子，直到身体她跟手工作，不得不辞伙。

“当时我做心脏手术，但我的老板依旧给我发工资。”

随后，她为了做心脏手术来到吉隆坡，她本已找到保安工作，但由于没有固定住址，工作4个月后又被关闭了。

所幸她的儿子今年22岁，获奖学金后前往曼谷留学读医，只是如同天下父母心，报喜不报忧，她一直刻意隐瞒，未敢告知他露宿街头的真相。

“他这周回来，我们才见过面，”一提起儿子，她难掩喜悦之色，“是我去找他，我不能把他带到这里。”

“我肯定不能让他知道，否则他会伤心，影响他的学业。”

安至今不敢让儿子知道她露宿街头，唯恐影响他的学业。

年轻的伊娜前途茫茫，在疫情期间被家人抛弃，同时患有多种疾病，没有固定住址，让她难以找到工作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無家不是罪，定點送食，溫飽落難的人

3月某个周三约11时30分，当我抵达位于吉隆坡武吉登嘉美路（Jalan Imbi）的克切拉查积厨时，一条人龙渐渐在门口成形。门口开放式厨房的人们将食物分装、排列好后，逐一派发给前来领餐的“顾客”，忙得热火朝天，无暇他顾。“这里（来领餐的）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和流浪者。”克切拉查积厨营运总监谢国良说，“大约有90到100个人来这里。”

每逢周三和周五，克切拉查积厨（Kehara Soup Kitchen）会到富都派送食物，固定来领餐的受惠者约100人，到到点就会在该地排队等候。

谢国良介绍，克切拉从周一至周六为有需要的其他团体也会派送食物，避免资源过剩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有派饭计划的团体可以联系我们，以避免浪费食物，或确保食物充足。”

他说，该组织自2008年开始为街友派送食物，尔后获得赞助地址，得以成立固定的中心，而受惠者是流浪者、暂时流浪者或没有经济能力的独居老人。

“有一些人得到政府每个月的津贴金，但他们用这笔钱租房，所以没有钱吃饭，我们就为他们供应。”

他们将受惠者称之为“顾客”（Client），每一位“顾客”第一次领取食物前，需要先登记注册，在该组织了解背景和真正的问题，确保他们是真的有需要，再为他们发放一张印有本人照片的“身分卡”，防止滥用，然后每月持身分卡来领餐。

“但是，”他强调，“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更了解他们的问题，然后介绍某个不同的方案来帮助他们。”

为什么露宿街头？有家不愿回的原因是什么？唯有找出“病根”，方能对症下药。

在经过调查和咨询，他们发现数据库里83%的“客人”来自单身、贫穷的家庭，或父母双亡；79%由于各种问题或不喜欢学习，并未完成中五学历。

“病根”在于贫穷，就如同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的经典台词：世上最治愈的，是穷病。派送食物到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，并非长久之计，在找出“病根”以后，他们制定一连串计划来协助“客人”改善生活，比如给他们安排职业培训；找工作；无法自理的则寻求合适的庇护所等等。

他直言，派食物不是鼓励他们继续流浪，而是为了深入了解他们，以减少露宿街头的流浪者，从他们中也发现这些“客人”有家，但其家庭陷入贫困，因此食物银行（Food Bank）应运而生，为贫困家庭舒缓经济压力，给他们带去柴米油盐等干粮，避免更多流浪者产生。

谢国良指出，每次执法人员将流浪者带走，送到市政厅——“分类”，若无前科、非吸毒者、本国人、无严重精神病患且无攻击性就会放人，因为没有任何安置普通流浪者的方案。

“如果有一条法令可以建议普通流浪者的安置地点。有一些不是福利部，庇护所或转型中心不收，而是已经满了。”

“你去乱投被罚款就很正常，但露宿街头有什么问题？他们找种神理由如影响市容、乱丢垃圾把流浪者带走，最多只限这样。”

他无奈道，如无家可归是一种“罪”，那罪并非不入人罪。

“本来大家可能已经够惨了，还因为被抓，强迫他去不想去的庇护所，他的人权又在哪里？”

根据与多名流浪者的对话，他们不难发现，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想靠自己的双手工作挣钱，奈何由于年龄的限制，学历不足、罹患轻微精神障碍等原因而被拒之门外。

又或者打着做工、收入极其微薄，租不起昂贵的房租，情愿把这笔有限的资金用于支付孩子的学费，自己以街头为生。

“这个Abang在桥底接修电器，修好一个20令吉，收入所得用来给孩子上大学，最近去世了。”他叹，“（睡）在街上活不长。”

交谈之际，一个与谢国良颇为相熟的流浪者恰恰扮演过派饭的角色，谢国良提出请他吃饭，到小贩中心给他打包食物，只见他摇头说：“太贵了。”最终在谢国良坚持下才愿意点餐，并且为另一名同样错过领餐的街友争取一份食物。

他是有轻微精神病的，有时跟他说话是无法理解的，但今天跟我说话了。”

这样的人，何罪之有？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工作難找，收入微薄，無家可歸不應是罪

谢国良坦承，部分流浪者是由于犯过错或与家人产生纠纷而被家人抛弃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但流浪者之所以无法吃无瓦遮头，并不完全是懒惰或曾经犯过错所致。

跟随谢国良到富都，看见许多老年人排队等着领餐，有老人明显跟他熟络，主动走过来打招呼，其中一位就是蓝伯白（化名）。

衣着干净整齐，背白长发发配齐整马尾的蓝伯白曾是流浪者，在该组织的协助下找到工作，如今却是美食中心里的保安。

为何说是“暂时”？原来这家美食中心没有合法执照被当局关停，但老板高来收回旧部，他还能暂时住在店里。

“他现在做这份工，是人家开一只眼闭一只眼雇用他的。”

蓝伯白的无奈道：“因为做保安必须在60岁以下。”

蓝伯白的岁数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，就连雇主发工资给他亦是偷偷摸摸，是否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是个疑问，同时面对打回原籍，回到街头餐风露宿的窘境。

明明是合法公民，却因年龄问题形如无证件的外劳；明明是清清白白靠着劳力工作，犹如在干见不得光的非法勾当，令人感到讽刺至极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街頭生活危機處處，隨時可能會沒命

当我们探讨是否可能经营短视频平台分享流浪生活，成为自媒体博主时，他顿了顿道：“我必须买一台手机，我之所以没有手机，因为这会让我觉得紧张，担心会有人偷我的包。”

曾经有一次，他在街上抱着包睡着了，结果有一名男子趁他不备拿出刀子划开他的包，拿走包里东西之际，忽然他醒过来，两人差点打了起来，如今想起亦记忆犹新。

“这其实挺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大约两到三周前，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有个男的睡着了，另一个男的偷他的手机，但没有成功，然后发生了纠纷，最后其中一个人的喉咙被刀割开而死。”

“很多自杀事件是来自外国或本地的，拍完视频或照片就走，但我住在这里，他们可能会回来找我（麻烦）。”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安和伊娜如同托尔斯泰所言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”，她们流浪的原因各有不同。

除了性命之虞，女性流浪者餐餐露宿亦可能遭到不怀好意的人欺侮、淘及应对方法时，安露深感神经：“我们一定要勇敢反抗啦！不然我们能做什么？”

许是考虑到安全问题，53岁的安和29岁的伊娜这对非亲非故的忘年交结伴同行，相偕而宿一年有余。

如同托尔斯泰所言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”，她们流浪的原因各有不同。

安是本地华裔与暹罗裔的混血儿，32岁开始漂泊无定。她原是吉打打罗交情人，曾经有过令人称羨的家庭，然而一场车祸让她的美满家庭瞬间破碎。父母、丈夫当场死亡，她和孩子逃过死劫，尔后她在餐厅打工一干拉拔大儿子，直到身体她跟手工作，不得不辞伙。

“当时我做心脏手术，但我的老板依旧给我发工资。”

随后，她为了做心脏手术来到吉隆坡，她本已找到保安工作，但由于没有固定住址，工作4个月后又被关闭了。

所幸她的儿子今年22岁，获奖学金后前往曼谷留学读医，只是如同天下父母心，报喜不报忧，她一直刻意隐瞒，未敢告知他露宿街头的真相。

“他这周回来，我们才见过面，”一提起儿子，她难掩喜悦之色，“是我去找他，我不能把他带到这里。”

“我肯定不能让他知道，否则他会伤心，影响他的学业。”

安至今不敢让儿子知道她露宿街头，唯恐影响他的学业。

年轻的伊娜前途茫茫，在疫情期间被家人抛弃，同时患有多种疾病，没有固定住址，让她难以找到工作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我們跟隨楊幸娣的腳步走上街，無論是坐在街頭、巷尾、转角、五脚基，又或是橋底下沒有名字的角落，她記得每個人的名字，熟悉他們的喜好、脾性和背景，更被流浪者昵稱為“媽咪”。

“流浪漢媽咪”究竟是因何誕生？

自2008年开始为街友派送食物，尔后获得赞助地址，克切拉得以成立固定中心，而受惠者是流浪者、暂时流浪者或没有经济能力的独居老人。

谢国良说，一些受惠人士会自告奋勇帮忙承担派发食物的工作。

▲谢国良说，一些受惠人士会自告奋勇帮忙承担派发食物的工作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發放身分卡，申請庇護所，協助流浪者暫時度過難關

他提到，该组织给流浪者发放的身分卡，除了可让他们凭证领餐，亦能充当身分证使用，因为有些人身分证会被偷走或交到黑市，而这张身分卡可对应警察的检查，甚至在疫情期间也可到警局。

“因为他们被送去医院，医生看到身分卡就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就向行动说明他们的基本情况，只能够在那两个星期，（在这段时间）我工作和住所，我们会向他们改变命运，我们也会很支持他们。”

“另外，他们也会安排年老的流浪者进入庇护所，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在庇护所安身，其原因有二，一是除却申请的问题，入住庇护所后还需遵守一连串的规定，比如不许抽烟、不许喝酒（部分宗教教义的庇护所）、几点睡觉、几点起床等等，因此有的流浪者情愿继续露宿街头。”

“因为对他们来讲，在庇护所就是等时间（到）而已，也没有自由，像有些大叔想跟着球赛，现在还能找个咖啡档点一杯茶坐几个小时打发时间。”

协助却老人院、孤儿院，还有的庇护所是由政府设立的，以协助那些因各种原因暂时流浪或暂时落地的人渡过难关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被麵檔老闆善意之舉啟發，決心幫助流浪者

若非杨幸娣亲口述说自己故事，很难相信眼前装扮面面的她，曾一度携着女儿和流浪者一起排队领取救济的食物。

她从事专门服务于外国游客高端定制团的导游，经常带着三五人小团在吉隆坡郊区深入体验吉隆坡，一日的收入比普通旅游团导游来得高。

在Covid-19席卷全球之初，她以为旅游业只是如同过往的H1N1、MH370事件一般短暂受到冲击，2至3个月后会恢复如初，她的存款尚能支撑过去，不料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完全超乎她的想像。

“我曾经常那么多游客去拜托他，如今连一杯白开水也不愿意请我喝。”

怀揣着受伤失望的心情，她们来到不常去的牛肉面档，心想着就算她不吃，女儿也得吃，于是向麵档老板老板一碗5令吉的面先让女儿吃吧。

原以为5令吉顶多只能吃一碗汤面，不料老板端上一碗料十足，价值10令吉的牛肉面，接着当她向老板问一个空碗，打算跟女儿分着吃，老板回答不仅好意了还受佛的心灵，也间接改变了许多流浪者的命运。

“人家说去干嘛，怎么会去换呢？要吃饭的哦，你不吃你女儿也要吃啊，”

他说先让我女儿吃，我再给我做一碗，我当时有点害怕，怕不够钱买，还提醒我只有5块钱。”

“老板说不用，他请我吃，我当时就哭，认识的人连一杯水都不请我喝，素未谋面的人却请我吃碗20令吉的牛肉面。”

牛肉面老板不吝啬的善意，以及让她大受震撼的街景，让她下定决心帮助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者，“流浪汉妈咪”杨幸娣就此诞生。

“如果我可以帮到我更惨的人，那我的生命就还有意义。”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流浪漢媽咪，街頭施飯關懷，讓他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

杨幸娣解释，许多流浪者实际上有较轻微的脑病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，一技傍身才能擺脫困境

2016年，克切拉查积厨与大盟連鎖酒店、酒店合作，接受过剩的产品、粮食，发放给贫困家庭和庇护所。

“我们将这些物资派送给庇护所，希望庇护所能免费接收那些有问题的流浪者。”

他们扮演着桥梁的角色，一方面解决物资浪费的问题，另一方面亦能解决贫困人群温饱的难题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从合作计划开始至今，受惠的人群包括独居老人、流浪者、残障人士或贫困家庭，人数多达20万人。

通过一次次探访，他们发现一些贫穷家庭的家长在家里是空闲的，主要是照顾年幼的孩子而无法出门工作，于是他们让这些家长安排家务，趁着他们空闲，让他们在家中亦能工作。

“生产出来的产品，我们就帮着义卖，将销售所得分给他们，部分收入则用来支撑中心运营。”

“有一些人已经可以自己做生意了，生活改善后，就不再需要食物银行的帮助。”

长贫难继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唯有有一技傍身方能水久摆脱困境。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我們跟隨楊幸娣的腳步走上街，無論是坐在街頭、巷尾、转角、五脚基，又或是橋底下沒有名字的角落，她記得每個人的名字，熟悉他們的喜好、脾性和背景，更被流浪者昵稱為“媽咪”。

“流浪漢媽咪”究竟是因何誕生？

报道：本刊 葉伊穎
攝影：本報 黃冰冰

我們跟隨楊幸娣的腳步走上街，無論是坐在街頭、巷尾、转角、五脚基，又或是橋底下沒有名字的角落，她記得每個人的名字，熟悉他們的喜好、脾性和背景，更被流浪者昵稱為“媽咪”。

“流浪漢媽咪”究竟是因何誕生？

